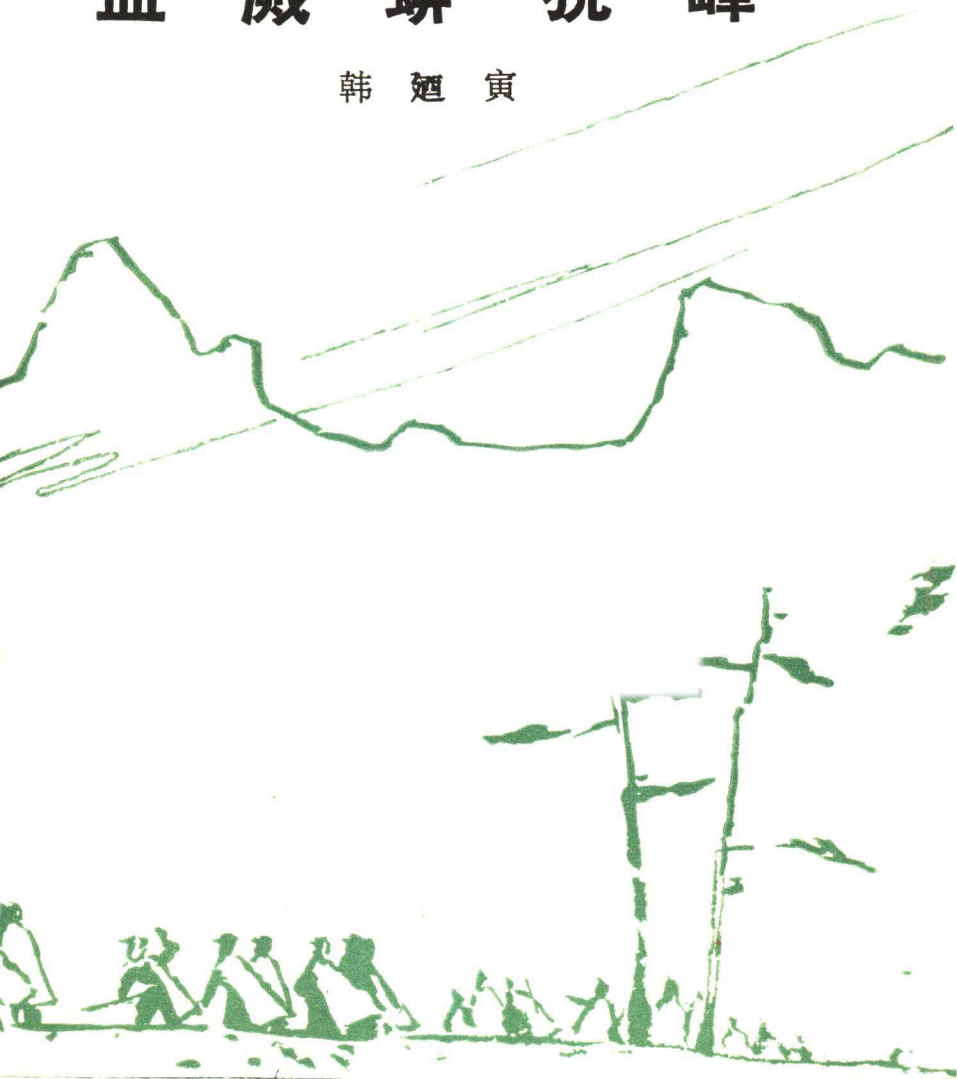




血滅蟒猊峰

血 滅 蟒 猯 峰

韩 廼 寅



责任编辑：宋歌 金兰

封面设计：陈 钟

插图：金 汀

血 溅 蟒 蛭 峰

Xue jian Mangni feng

韩 迺 寅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8 ·插页2·字数158,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数1—31,900

统一书号：R10359·13

定价：0.00元

目 录

1. 奇怪的呼唤	1
2. 疑 团	9
3. 阴晴莫测	15
4. 飞来的地箭	21
5. 大显神通	26
6. 神话蟒豹峰	39
7. 带猎犬的编外小战士	48
8. 小兴安闯祸	55
9. 奥妙在哪里	63
10. 阿拉尔河边	69
11. 从策略出发	79
12. 纸团里藏计	87
13. 峡谷血泪	93
14. 冤 屈	98
15. 夜, 阴森森	106
16. 露 馅	111

17. 奇怪的小肉坑	120
18. 树上栽下的熊	127
19. 见死不救	140
20. 难上难	146
21. 石缝路口	155
22. 飞来的横祸	168
23. 巧找“替死鬼”	180
24. 拾来的线索	191
25. 没揭开的谜	201
26. 黎明爬上了窗口	212
27. 主动上套	221
28. 水上漂棺	233
29. 智借“神兵”	242
30. 尾 声	249

1. 奇怪的呼唤

一排排大雁忽而“一”字形，忽而“人”字形，嘎嘎叫着向南飞去。

这万木萧萧的小兴安岭的深秋，濛濛的天空，刮着阵阵秋风。“嗖嗖嗖”，“嗖嗖嗖”，凉风总是不停地吹呀，吹呀，吹得树叶渐渐发黄，吹得小草儿慢慢枯萎。噢，就连这里的一切大小野生动物都已预感到，说不定哪天哪夜，这风就要把小兴安岭的秋装剥个溜溜光，骤然送来纷纷扬扬的雪花，把小兴安岭严严实实地遮蒙住。怪不得呢，熊瞎子都在老柞树下贪婪地用爪子撑着肚皮；那一只只小松鼠儿也忙不迭地，一趟趟地往洞里搬运着香美可口的松籽儿、榛子……

夕阳照耀着斑驳的幽谷。

一只巨大的鹫鹰，从蟒貌峰顶飞来，贴着险峰坡脚缓缓滑翔着。忽而，它骨碌了几下恐怖的眼珠儿，猛振双翼，急骤地一直插上天空，一圈一圈地急速盘旋起来。那架式，象要在天空来场大扫荡！突然，它又脑袋下扎，猛劲来个俯冲，开始沿着一条山脚飞掠，搜寻着捕捉物。它紧闭着乌黑而又粗壮的勾勾嘴儿，两眼直盯盯瞄着地面，闪着可怕的黑森森的寒光。那两片翅膀上，有着小拇指般粗的翅棱，一根挨着

一根，象把把整齐排列的匕首，一起劈着蓝天，斩着凉风，高傲地飞掠着。

鹞鹰眼睛一眨又凝住，向一棵老柞树顶杈上扑去。一只戴白兜兜的小松鼠被惊得吱吱尖叫一声，连蹦带跳，一个跟斗翻到树丫上，跣溜钻进了树窟窿里。那尖叫声带着尾音，向远处散去，给这萧条的森林，增添了一丝阴森的气氛。

“嗖——”

就在老鹞鹰俯冲没有捕捉到小松鼠，暴怒地狂鸣一声，掉头向蓝天拔飞时，突然间，一支飞箭闪电般飞出森林，迅猛地直奔鹞鹰射去。

林地上，两个鄂家娃肩并肩，仰着脸蛋儿，都紧抿嘴唇，目光紧紧追随着飞箭。那飞箭“嗖嗖嗖”，冲力一直不减地紧追鹞鹰。

这两个鄂家娃，是险峰下那个乌力楞的。^①那个穿着犴皮衣褂，右手拎着弓，身条儿瘦溜得象株小白桦的，名子叫小奴卡。小奴卡身边那个穿小虎皮袍儿，从头到脚胖得鼓鼓溜溜象只小熊崽，个儿稍稍矮一点的，名子叫阿泰，是乌力楞里博博彦头人的小少爷。

阿泰再使劲仰脸儿，胖得就象没脖子。他抿紧的嘴突然张开，眼珠子转悠了一下赶忙又定住，一动也不动直勾勾盯着天空。他眼瞧着自己瞄着的树梢、飞箭和鹞鹰要凑不成一条直线了，就推一把小奴卡，咂几下嘴唇，急火火地说：“奴卡，奴卡！快看，糟啦，没射着……”

^① 鄂语。鄂伦春人集聚的地方，类似汉族的村庄。

凉风摘下的几片黄叶，飘飘悠悠地飞落着。小奴卡褴褛的犴皮小褂，也被凉风掀动得一抖一抖。他紧攥了一下弯弓，另一只手摸了摸腰左侧皮带系上的箭筒，然后掐住腰，闭上左眼，用右眼瞄着飞着的鹞鹰和追着的箭，那沾有一划划，一道道汗污的凸颧骨脸蛋儿上，闪现着不慌不忙的神情。

“嘿，怎么没射着哩！”小奴卡拉一把阿泰，随即把手指向天空说，“快！闭上一只眼瞄瞄，一会儿就让这凶老鹰的心窝里往外冒血泡！”

陡然间，阿泰来了精神头。他窜到小奴卡刚才站的位置上，学着小奴卡的模样儿闭上左眼，仰起脸儿朝天空瞄去。真有意思：那鹞鹰呼呼地飞，那飞箭嗖嗖地追。鹞鹰就象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样在吸着飞箭。

鹞鹰已经察觉到身后有强敌追来，似乎有些慌张了，它无节奏地猛振动着翅膀，向远处逃着。那飞箭却是不慌不忙，一会儿比一会儿快地紧紧追着。鹞鹰和飞箭，眼瞅就要在阿泰瞄出的直线里相击了。

“快！快！”阿泰扭过头，猛推一把小奴卡，象发命令似地催促，“奴卡，快让你阿爸扑上去呀！”

“阿爸阿爸！”小奴卡一缩身子，猛然蹲下，连连拍着靠他身边蹲着的一只黑毛锃亮的猎犬，然后朝着鹞鹰逃飞的方向下命令，“快扑上去！”

黑毛猎犬听到呼唤和命令，一欠屁股，倏地站起来，先瞧瞧小奴卡，又瞧瞧小奴卡手指的方向，频频地摇晃着毛茸茸的尾巴，腿一登，浑身的肉立刻绷得登登紧，就象只凶猛的小老虎一样，撒开粗壮的蹄儿，一蹦老远，灵巧地钻着树

缝儿，“噌噌噌”地朝前面蹿去。

真奇怪！鄂家娃呼叫阿爸，不就是汉族孩子呼叫的爸爸吗？即使小奴卡是阿泰家的小奴仆，也不该管猎犬叫阿爸呀！是小少爷阿泰在这里施霸道，拿小奴卡开心吗？

原来，小奴卡来到头人博博彦家里，自从这只黑毛猎犬出生后，他一直就这样呼唤它。那么，是小奴卡痴傻吗？不，瞧他这副模样儿，满有几分机灵哩：那样儿是刚用剪子剪完头发，眼眉上方裸露着比一般鄂家娃稍宽大的额头，脸蛋儿黑黢黢，小嘴角倔犟地弯弯着，凸颧骨上面两只眼睛细小而明亮。由于呆板的奴仆生活，又常常在棍棒和怒斥下度日，所以在瞧人时，他的目光有几分发直，手脚都显得拘谨，有些木气。只有离开头人博博彦老爷的眼皮底下，陪同小少爷在老林子里射箭嬉耍，才象浑身松了绑一样，自自在在。

踏踏踏……

嚓嚓嚓……

远处不断传来黑猎犬撒蹄儿奔跑和撞碰丛棵枝条的声音。

西坠的太阳殷红如血，散射出的光和热却非常微弱。阳光不平均地投射给这座山一片，撒给那棵树几缕，把小兴安岭装饰得光陆怪离，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小奴卡和阿泰一起仰脸瞧着，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转眼就要象往常射老鸦、飞雁一样，飞箭追上鹞鹰，狠狠扎进它的胸囊，随着天空飘洒下滴滴点点血雨，鹞鹰扑闪着翅膀惨叫一声，脖子一伸，两腿蹬蹬跼跼，就开始栽栽歪歪扑楞着翅膀朝下跌落。当它“叭哒”一落地，黑猎犬一个猛蹿扑上



去，咬住脖子叼回来，往他们面前一放，殷勤地摇晃着尾巴，他们会乐得蹦高、拍巴掌，甚至快乐得哈哈大笑。然后，就开始用猎物嘉奖黑猎犬。在鄂伦春部落里，不论是大人或娃娃，再没有比这感到快活的了……

不料，这是一只非常狡猾的鹞鹰，就在飞箭即将扎中的刹那，它不再直线向前逃飞，却掉头飞旋，来了个向旁侧斜冲，尖溜溜的箭头只射中了它的一只翅膀。

“哎呀呀！”阿泰急得咧着大嘴嚷起来，“奴卡，快快快，再来一箭，千万别让它飞了，这鹞鹰这么老大，够你阿爸饱餐两顿的了呀！”

小奴卡挺起鼓溜溜的胸脯儿，两条眉拧到了一起，猛吸一口气，狠狠一跺脚，甩出紧握弓梁的手，随即“嗤”地抽出一支箭……

鹞鹰的右翅扎上了箭，疼得它伸长着脖子，猛劲儿扑闪翅膀，那样子想振翅高飞，却如何也高不起来。它掉转头，用嘴尖儿啄啄翅膀，接着急躁地“呱呱”狂叫两声，将双翅猛一扑闪，扎在右翅上的箭和一根翅棱，一起被抖落掉飘落下来。鹞鹰平展了一下双翅，一个急旋圈后，又猛劲向天空云端飞去。

小奴卡迈开弓步，把箭尾按在弦上，深吸一口气，忽地拉满了弓……

真是怪事儿！就在小奴卡和阿泰都直盯盯瞧着又一支出弦的飞箭，向逃命的鹞鹰直追而去的时候，随着不远处“砰”地一声枪响，天空中鹞鹰的肚囊处喷洒开了大滴大滴的血雨。登时，它瞪着眼，勾勾嘴一合一闭，扑楞着翅膀，斜斜歪歪

地向下跌落，那飞箭扑了个空。

小奴卡放出的黑猎犬叼起飘下的翎羽和落箭，正要朝小主人跑去，忽听枪响，敏锐地抬起头来瞧着鹞鹰向下跌落。

“奴卡，”阿泰探头探脑地撒眸着说，“准是咱乌力楞里猎手放的枪！”

他话音刚落，忽听从枪响处传来了汉族人嗾使猎犬的声音：“虎子虎子……”

小奴卡和阿泰朝着被撞碰得哗哗啦啦直响的枝杈处望去，只见一条大骨骼的黄毛猎犬，正朝着鹞鹰跌落的地方急步蹿去。

鹞鹰“吧嗒”一落地，黑猎犬一个高儿蹿过去叼了起来，忽见黄毛猎犬象只小猛虎扑来，它忙把鹞鹰往旁边一吐，摆出了一副要厮拼的架势。

这一切，小奴卡透过树缝看得清清楚楚。他急忙把弓往脖子上一套，双手拱成个小喇叭，伸着脖子大声疾呼起来：“阿——爸——，回回回……”

黑猎犬听到呼喊，掉头叼起死鹞鹰，连蹦带蹿，夹着一阵风，穿着树空儿，“呼呼呼”地飞奔而来。

黄猎犬正要掉头阻截，从枪响处传去了呼唤：“虎子，回回回……”

“小奴卡，”阿泰惊慌地偎近小奴卡，眼皮一眨一眨，用手指指前边，声音颤抖地说，“不好啦，来黄衣鳞猊^①了……”

小奴卡急忙拽一把阿泰，一闪身隐到了身旁一棵大树后

① 传说中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

面，圆睁着一双惊恐、敌视的眼睛，龇着牙，偷偷地，探头探脑地往前一瞧，隐隐约约发现前面不远处，簇挤着一伙穿一色黄衣服的汉族人，他们都背着枪，正往这边瞧哩！

“瞧，”小奴卡捅捅阿泰，诡秘地皱皱两条黑漆漆的小细吊眉，说，“真是你阿爸说过的那种黄衣蟒猊，快，快跟我跑！”

叼来鹞鹰的黑猎犬，见小主人的神情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妙，顾不得摇尾献殷勤了，把嘴上的鹞鹰一丢，忽而瞧小主人，忽而瞧前方，在等待着小主人下令。

太阳红着脸蛋儿，从一片云彩里渐渐露出来，用那微暖的光辉抚摸着小奴卡和阿泰头顶上的一片树梢儿。两只飞龙鸟，落在枝头上，很不在乎地“嘘嘘嘘”一个劲儿叫唤，还不时伸着头儿看看树下两个鄂娃的脸哩。

“哎呀呀……”阿泰被小奴卡紧紧拽着手，颤颤抖抖地刚跑出几步，一下子被鼓出地皮的一弯树根绊了个嘴啃泥。小奴卡急哈腰，双手去拉阿泰。哪知，他刚才浑身颤抖，这阵儿腿又直打摆啦，被拽起来就晃悠得更加厉害，怎么也挪不动步儿。小奴卡再催促时，他竟象受了重伤的小熊瞎子，沉甸甸“扑腾”一声跌倒在了地上。

“让……让……”阿泰哆嗦着嘴唇，脸色铁青象没了血，吞吞吐吐地说，“让你……阿……爸驮……我……”

小奴卡把黑猎犬轻轻唤到跟前，拦腰搂住阿泰，使劲往上提溜，他才算一跨腿骑上了黑猎犬。接着，小奴卡使劲拍了两下黑猎犬的屁股蛋儿，黑猎犬驮着阿泰小跑起来，它粗壮有力的蹄儿踩烂了一窝窝枯草烂叶。小奴卡在后面紧跟着，催促着。

跑了一小会儿，小奴卡不放心，他怕真象头人老爷说的，黄衣蟒猊跟神话里的蟒猊一样，从背后撵上人掐住脖子摁倒，就连骨头一起“嘎嘣嘎嘣”吃掉。他回头一看，那伙簇挤着的汉人，仍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站在最前面的一个见他回头，还摆摆手，和颜悦色地呼喊起来：“鄂伦春小兄弟，不要跑哇，站住吧，我们不是干溜子，^①是好人呀……”

喊话声，清晰宏亮，小奴卡是听得懂的。乌力楞里，常有汉人官府谪达^②来做买卖，男女老少，差不多都会结结巴巴说些汉话哩！有些不会说的，可一听能懂是啥意思。

小奴卡怎么会信呢！神话故事里的蟒猊，曾使他心惊肉跳过；头人老爷讲的黄衣蟒猊，也曾使他在森林里出没时胆怯过。他频繁地紧拍黑猎犬的后屁股，黑猎犬一阵儿比一阵儿快地朝乌力楞跑去。

2. 疑 团

沉重的犬蹄声渐渐远去，这深山老林里，又恢复了天然的寂静。

其实，这伙簇挤着的人，是解放军的一支剿匪小分队。

在这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一支由国民党地下组织捏合地痞、流氓、土匪和山霸而成的马四炮支队，盘踞在险要的

^① 土匪。

^② 奸商。

蟒蛇峰上，妄图破坏和阻止我解放大军向小兴安岭推进。他们常常在黄昏或夜半偷偷下山，强抢百姓的粮食、猎物，践踏妇女，搅得民不聊生，人们只好离开这富庶的山乡。这蟒蛇峰方圆百里，几乎断了炊烟。

这支直插小兴安岭密林的剿匪小分队，接受了硬任务，要在严寒袭进小兴安岭之前，全歼马四炮支队；消灭不掉，也要从速搞出匪窝人力、火力侦察情报，制定出作战方案，以求部队增援，捣毁匪窝，迎接全国解放。

眼下，站在簇挤的小分队前面，向逃跑的两个鄂家娃喊话的，是剿匪小分队的林队长。他身材瘦削，不怎么威武，军纪却整齐而威严，给他增添了几分英气；别人背的都是冲锋枪或三八式，他腰间的枣红皮带上，插一支玲珑的手枪，显得飒爽英俊，眼神那样犀利敏锐。他浑身的肌肉，健壮得随便在哪儿，都搥不出肉窝儿。他原本是在栳风沐雨，钻林攀崖中摔打出的猎手哩！刚才逃飞的鹞鹰，就是他用手枪击落的。他在部队里当连长，以打“智歼战”闻名，在兵力紧张的情况下，首长把带一支小分队进山消灭马四炮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他接受任务以后，听到一些关于马四炮匪团凶恶而又善骑善射的传闻，便提出要求，从部队里挑当过猎手的战士组成小分队，首长应诺了。怪不得哩，他身后那二十多名战士，几乎都有一对猎人独有的明亮犀利的眼睛。特别是在密林里前进时，让人老远一看，准以为是支猎队呢，机警极啦。

不过，要这么说，这个小分队里也有三个人不合格。一是硬赖进来的女护士小雪；二是硬撵来的小辛；三是半路上

硬粘上的小兴安。特别是小兴安，参军嘛，还带了条猎犬！对于收他们仨参加剿匪小分队，至今，小分队里还有人保留意见哩！至于林队长，收他们中间哪一个，都不是心甘情愿，有的是缠不过硬磨，有的是硬跟，差不多收他们每一个都是硬着头皮收下，又有言在先：只要发现对剿匪战斗或侦察有一点点不利，就要立即遣回……

根据出发前掌握的情况，小分队知道这一带有个博博彦头人统率的鄂伦春部落。传说，远近的鄂伦春、鄂温克头人和猎民，都为博博彦头人和他的猎手们的枪法叫绝，为他们的多般武艺叫绝。马四炮匪团因此闻风丧胆，不敢靠边。若能赢得头人和猎民的理解，这里将是歼灭马四炮匪团多么好的基地呀。因此，小分队作战计划的第一步方案，就是设法赢得博博彦头人和猎手们的协助。出发前，部队首长估计到，这是一件并不比直接消灭马四炮匪团容易多少的事。因为这些年来，日本鬼子挑拨，汉商行骗，鄂伦春人仇视外族人，尤其是汉族。这不，他们意外发现了两个鄂家娃，心里一阵高兴，林队长还亲自拔枪帮两个鄂家娃射下逃飞的鹞鹰，又让小兴安放出黄毛猎犬，不料，两个鄂家娃却象惊弓的小鸟，仓惶跑了。

林队长久久伫立，凝视着跑走的两个鄂家娃身影儿，大伙儿仍簇挤在他身后一动不动。只有又飞来的几只飞龙“嘘嘘”叫个不停，探头探脑的小松鼠跳溜蹿出树洞，又在枝头上撒起欢来。

黄毛猎犬早已看准黑毛猎犬丢掉鹞鹰没再叼起来，忽地蹿上去叼回来，放到小兴安脚前，一个劲儿地用头蹭小兴安

的腿报功，小兴安没心思理它，正不知四处撒眸什么呢。

“林队长！”小兴安收回目光，朝林队长跟前跨一步，瞪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说：“刚才，那个鄂家娃大声呼叫‘阿爸’也没人应，只有那条黑猎犬呼呼向他们奔去，这跟前，可能还有大人在打猎！”

其实，林队长也听清鄂家娃喊阿爸了，他带头伫立不动，也是因为撒眸了一会儿不见人影，正纳闷儿呢。

“不象有什么猎手！”块头粗壮的刘机枪眉头一拧，把肩上的机枪往地上一拄，胸有成竹地对自己的判断打保票：“刚才，我特别注意，亲耳听着，又亲眼看见，那个穿破烂犴皮褂的娃子，冲着那只黑猎犬喊阿爸！”

小雪往身后整整红十字药箱，往前凑一步，眨眨眼皮，用脆亮的声音果断地说：“林队长，刘机枪说得对，没错！那个鄂伦春孩子是冲黑猎犬叫阿爸！”

“看准了？”几名战士几乎一起问小雪。

“看准啦！”小雪见大伙都伸着脖子，瞪着眼，象在考问她，一扬脖子，毫不含糊地说，“看准就是看准了嘛，还听准了哩！”

小雪，身材轻捷，黑亮黑亮的眼珠儿转悠起来，好顽皮哩！她喜欢白色，在军营时，总把那白衣袍洗得象雪一样白，乌黑的两条小辫上扎着两只雪白的蝴蝶，大伙儿有的喜欢叫她“小白衣天使”，有的挑逗加玩笑地叫她“鬼不灵”。就是说有了她，鬼都不灵了！她眼尖，心灵，耳灵，在部队时，几次跟首长夜行军，有两次，都是她在茫茫暮色里发现了敌情。“鬼不灵”便由此扬开了。说是十六岁，其实，往里拐，她才